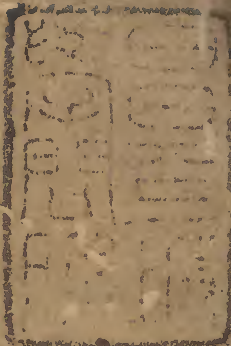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新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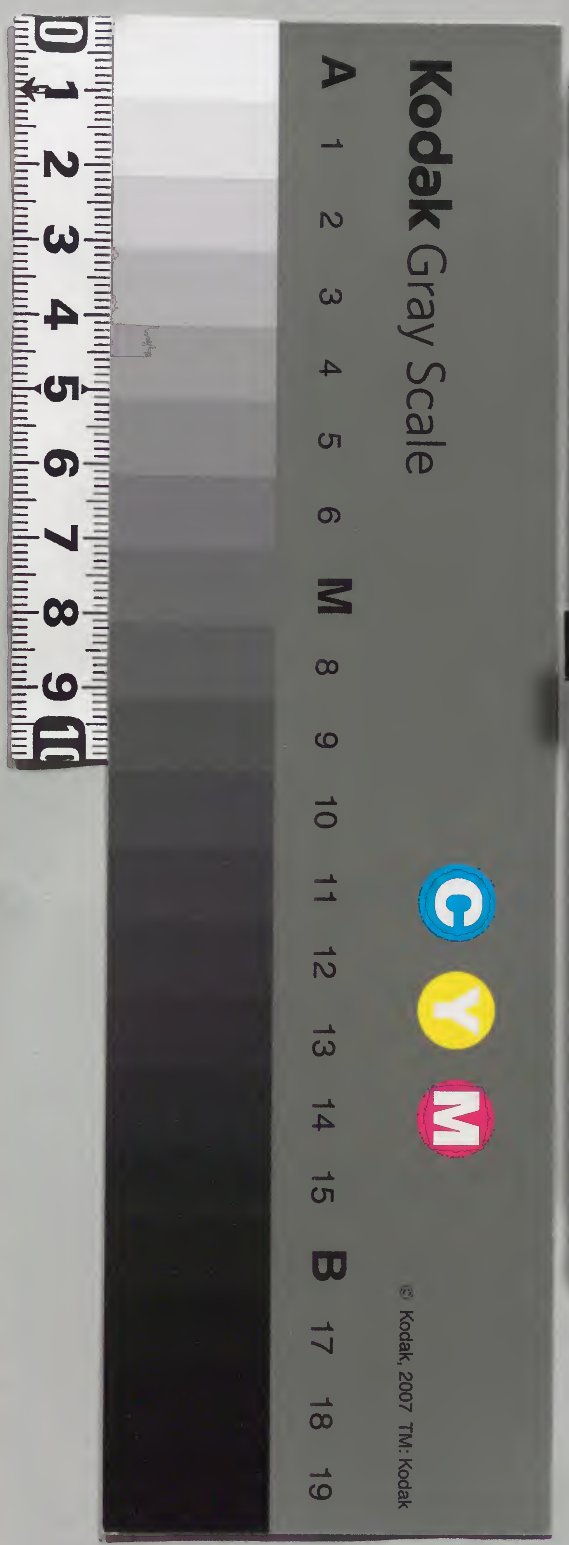
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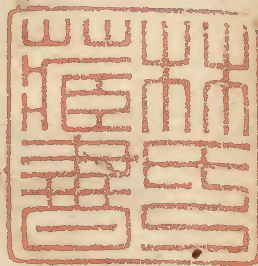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〇七四號	函架
一七三	冊架
七	冊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〇七四號
函架	一七三
冊架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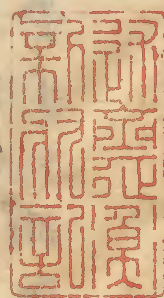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4
冊數	7 (2)
函號	311 216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淺草文庫



宋元澤王雱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爲一。此王駘雖惡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爲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少稚而不

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衆，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爲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

而與化爲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於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同也。蔽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

全其真，而外合萬物以爲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惡有拘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和之，所以

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充者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覩金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之就聖人

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臆度於聖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德亡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盛德。故物之所最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蒙鑑也。故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正定之性。

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而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主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人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性根所以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之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放，而寓意於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柏，而使之獨青。天非私於舜，而使之獨正。蓋松柏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守其正，而皆稱爲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統
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茫藏生死不慮而形骸如寄視
聽不用而耳目存象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爲
生以不生爲生則適去在我此入之所以最之也豈
以物而爲累乎故曰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
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
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此王駘所
爲如此而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子製名而

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於王駘而言之嘉雖
外兀而德內充德雖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
也故曰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
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爲物之長能晦而無我所以
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己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挽己是
以下惠同物而袒楊裸程者皆不能挽之蓋知內同

其命而外可忘形矣。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所以異於下惠也。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為人爾。均為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

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舜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顏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己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不能克己而欲為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顏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

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者
弓矢所及之地也矢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
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廢
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
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
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
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
謂志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
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耻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
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
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
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
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
全之也

叔者即伯仲叔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烏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人體之不完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責其不謹也。此莊子寓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詼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大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無心。而物

不能累，故生死不可，皆不介蠶於胃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而一生死與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遁天刑，惡為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遁，惟聖天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

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夫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為辨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惡而物自以為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德之所以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駘之所充，而以爲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

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

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子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爲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貧富之變了然不以汨於中陰陽之更運宵晝之迭遷冥然不務度其始

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爲最而水之平者人取以爲法故曰其可以爲法也然德之充者內有其所守而外無其所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以言之故魯哀得聞

而不敢臣於聖人也。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闔跂者言其志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脰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則所以無迹忘形則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爲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靈公則靈

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爲其累也故曰甕菴大癭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

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棄物以遊心也棄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為之境而任其自然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

矣故曰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整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者所謂寂然無為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能異無為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為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整乎大哉獨成其天此闡歧支離無脈之所

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形受於天

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正而正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為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以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為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為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為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

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爲一安所措其情哉
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
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
皆德充而形不完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
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至於哀駘闍跂支離無脈者
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
世之篇次序相同夫不完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
而內充其德則物爲之最而自求合物自求合則是
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
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卷之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元澤王雱傳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
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一致此莊子作大宗
師之篇而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夫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夫天之
所爲者無爲也人之所爲者有爲也無爲則靜靜則
復命有爲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

以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
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
達於無爲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
盡於有爲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最也命之至則其生
自然物之最則與天爲徒然而人之所爲務知而不
止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曰是知之
盛矣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
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達觀而知
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人大同而無所分別矣故
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
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若此

與化爲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者言乎其

性也。以其性之如是，其所知則非出於人爲之僞矣。故曰：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真人之所以爲真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且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於心，不介於心，則無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蓋以真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真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息，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真人絕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而知命，其覺所以無憂也。味其無味，其食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導於氣也。根不可以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能歸根而靜也。衆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窒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窒氣之出，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欲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欲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真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儻然而來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

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有得而無愠。故曰：受而喜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益其真、所以真真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夫真人之所以如此者、其真君安然而無慮也、其狀貌魄然而無動也、其顙頽朴然而無飾也、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與測其終極乎。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頽然、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真人者，以吾喪我，以道從身，不易內，不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也。若狐不偕、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物，而不役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斲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悒乎其似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命，而備於

我所謂以刑爲體也。禮者履也。履得其道則不行而
至。所謂以禮爲翼也。知者知也。知不凝滯則與世推
移。所謂以知爲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日可見其
所安行。所謂以德爲循也。夫物我之死暫往也。吾何
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道無終
極而我履而不息。故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不與世推移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爲時者。不得已
不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以行而升上。故
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此四者真
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定謂之力行也。故曰而人真以

爲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一其不一也。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一所以
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爲徒也。抱一而
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爲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
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
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
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應，而心寔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者，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爲載形勞生言耳。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

特

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深，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况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體，與物爲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

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斯皆見役於

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棄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為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天功，合萬物以為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得為宗師也。故曰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
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狝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
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
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

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
故無爲窈然真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
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
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自根未有天
地亘絡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
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
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
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狝韋至傳說得其
體用而以爲天下正其名所以粲列而常存也故曰
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下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
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
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
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
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

其名爲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
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
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體而無用
未得爲之完有用而無體未得爲之至故有體有用
則得道之全真而無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
日而外生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
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曰見獨而後能無古
今如此則了於不生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
於不生不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其死
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故曰殺生
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物無不恃而不見其迹故曰無
不將也物無不逆而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
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爲櫻寧係之然後著
故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真人
其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

子製名而寓意也

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
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
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與有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
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跣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真空之妙趣達於無爲之真理萬物
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

足為累乎。若子祀子輿子犁子來之四人，了於真空，達於無為，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為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倭蹠躡，而不足為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為雞，彈以尻為輪，以神為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

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冥運也。故曰：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仁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脩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脩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真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惑故曰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心之累我能固心絕累則萬物豈能為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已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鏹錡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夫有意於為人則未必於為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為鏹錡而大冶所以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為一而未嘗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遽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

遍

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助天也相爲與無相爲者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以乘虛御氣也撓挑無極者所謂適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然旣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通達而無礙矣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

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爲喪真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死爲反真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曲鼓琴不足以恠也子貢何必問之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執而務相爲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知其外而不知其意

至人達觀而曲伸動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拘執歟此子貢責孟子及子琴張之禮而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

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夫仲尼之道至大而亦不可以形器拘然制行不以已而其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也遊方之內則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之人則為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間以生為外物以死為復真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

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
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務拘執於
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憤憤然爲
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
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
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荅之以丘天之戮民吾與汝
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天之命而以禮自拘
也夫安天之命則至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
尼之所以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

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自定由魚
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而方生也故曰相造
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
所依也魚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存存也人
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生也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侷於天故曰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諧安俟獨倖於天也方外之士
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倖於天也獨倖於天
則是人之君子矣若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
人之君子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
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
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
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

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
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爲之樂而死不
爲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無涕其心不感其居
喪不哀者盡於反真之理而不感不哀此所以得名
於魯國也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恠
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矣進於知
者夫能盡反真之理矣蓋能取於道也故曰已有所
簡矣能取於道則魄然無已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
後化與不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

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已與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待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謂不感不哀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為旅寄也無情死者所謂不狗適去也如此則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

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為鳥者必飛夢為魚者必潛此理勢之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一致而皆為真空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真為也獻笑者非樂然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真為則出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矣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

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至人者安於暫往、忘於已化、適於高遠、侔於上天、明於一致、故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達者了之、而不以為大、當其生則為時、當其去則能順、窈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為、非聖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

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采、吾師采、擊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為也、以無意而對無為、

其於道也為得矣。此莊子所以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非者智之端。渾而內冥，則皆不出於道。散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無劓之言，而又曰汝遊夫遙蕩恣睢，轉徒之塗乎。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樂盡道之妙壺，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論之也。夫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者，其道渾而為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

其出歸於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者，天化而不涉為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無心者，乘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致也。故曰此所遊已。許由之師子可謂大宗師。莊子所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

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仲尼者無我也。顏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所以言顏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於生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所宗師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賤生死之變。窈然盡忘。而不介於胸中。此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知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以為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為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

應帝王篇

夫出德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為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為，無為則無迹，無迹則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荅齧缺之問也。夫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

缺遂悟王倪不知之意，而爵躍大喜，而退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為之妙也。夫無為者，道之真而莊子故於篇首而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虞氏均為無為，然虞氏不及泰氏者，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諧而無彼我異同之辯，故曰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不知而所以交孚自得。

而所以內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好惡俱泯而
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
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自殊而有彼我異
同之辯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藏仁以要人亦
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非之域故
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
觀之則焉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
極言無爲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秦氏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
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
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
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接輿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遙篇日中始者此亦
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久也久於其道則天
下化成故曰以己出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
無不當故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俱全而內外俱
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爲爲本而有爲爲末無爲有爲
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輿知本而不知末知無

而不知有，所以有聖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無爲。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弋熏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於天，而其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爲，而使然者有爲。有爲亦不出於飛穴之外也。接輿自言於本末而不識其本末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棄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壑垠之野。汝又何昇以治天

下感予之心爲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爲天地根是也。無名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爲天地根，又爲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名必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棄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入真空之奧也。處壑垠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爲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此所以足爲帝王矣。」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
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
疾疆梁物徹䟽明學道不勑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
曰是於聖人也晉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
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輿者止知無爲也天根者止知有爲也知無爲
者不得不論以有爲故肩吾荅接輿以出己式義之
言也知有爲者不得不論之以無爲此無名復荅天
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
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

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爲而又能與物不迕而
不背公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
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
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道者是問
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爲功及天下而身不居瞻
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爲此所以爲
明王之道也豈以䟽明不勑而爲之歟此陽子居未

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效。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壺子曰：邴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侔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爲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微所以出至虛之域，冥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喪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壺子之所變本於無爲，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喪形，此神

也。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爲帝王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爲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爲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爲事任者，汎然無係而不役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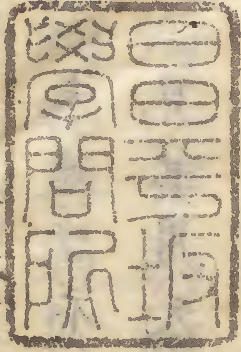
也。無爲智主者，藏其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則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

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爲也，無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爲則有名，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况其體也。相遇喻其爲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遙，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克德，足以爲宗師，而冥

然無方無體也。至於足以爲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爲有名也。有爲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也。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者外而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林

浚覆校

